

人间物语

片羽

秋日散帖

| 朱谱清 文 |

1

单位在西郊，离城远，在一片工业区中，孤零零的。从专业角度来讲，实在不符合规划布局。很多人来办事，都说不方便，有些乡下群众来，说是兜兜转转问了好多人，才找到这个地方。

午休间隙没地方去，只好在工业区之间走走。然而，周边除了厂房、马路，也实在是没啥好看的、像样的景致。

某日厂房之间的山坡上，一片芝麻地引起我的注意。也许是那一小束白光指引我过去的。青青芝麻秆齐齐站立，一节节向上伸展，顶端冒出三三两两的花瓣。一年来，我从没见过在这山坡上耕种的人。只见过这坡上一垄垄植物兀自长在那里。春天是油菜花，夏天是油菜籽，而现在换成了芝麻。

再往前走，千金藤有柔曼的身姿，缠绕在厂区黑色的栏杆上，因那黑铁的坚硬，更显出藤蔓的绿与柔。商陆垂下头，而墙角边又会新钻出新的幼苗。忍冬结了绿豆大小的果实，还是头一次发现。也有不听时序的小顽皮，比如那棵酢浆草，黄花还开着，好像从春天穿越过来的。

一只长腿蜘蛛悬挂在蛛网上，我看了几分钟，它动也不动。在这自然的吊床上，这只休息的蜘蛛懒得理人。还有许多虫子，默不作声地雕刻树叶，将一片片树叶雕成漏花的形状，它们的剪刀也是蛮有功力，像个剪纸艺人。

现在的日常，如果能在一片小小的荒野地，找到一点安慰，也蛮好。比如这野蛮生长的动植物，可不管环境的好与坏，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自在生长。

2

秋天的野花，以水边的蓼花最有风味。

西津河边的蓼花有好几种。一种是细长，渐分三两枝，然后一小簇一小簇聚在头顶，淡紫色抑或雪青色，仿佛姑娘发上的头花。一种是红蓼，叶子与辣椒相似，花穗状，粉白色。另一种是紫红色，花未开时，小米粒拥在一起，秆茎却有细小绒毛。我特地摸了摸，挺扎手。

“江南江北蓼花红，都是离人眼中血。”古典诗词中出现的蓼花，有一种别样的离愁，在水边，将人的心漾起一层层波澜。而在现代的河边，现代人的心灵，早就被逼仄的楼群所挤压。这平凡细微的野花，在我们机械的眼里，无非是一种太过平常的花而已。因为，从前车马慢的古典环境及心境，早已消失。

3

火焰舔着黧黑的锅底，热腾腾的食物香气从木质锅盖缝隙冒出。老家的最大底色，就是母亲在灶火间不停忙碌。

每年十月，家里的柿子树、银杏树，都缀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实。菜园边的柿子树比较高，父亲扛了梯子靠在树干上，爬上梯子去摘，我从下面扶住，叮嘱他小心点。摘了一部分，还有高处没法够到。每年的柿子，我们并不十分喜爱。除了送

人，剩下高枝上的，便留给鸟儿吃。

老家门前的田野上，稻子已割完，收割机的大齿轮清晰可见。稻茬儿一排排杵在田间，杂乱的稻草散落在上面。田野还是那个田野，但那片土地上的人，老一辈的，即使被风吹老了，还是被死死摁在那里。小一辈的，却拼命脱离它，走向远处。

家里有两亩水田，今年没有种水稻，因为父母年事已高，而且耕田、割谷成本太高，便放弃了。但他们闲不住，还是种了一亩玉米、一亩黄豆。那一亩黄豆绿油油的，结的果太密实，黄豆年轻时，我们称之为毛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父母反复步行到田间拔毛豆，然后一串串撸下来卖。那天，我看见院子里小三轮车上，还堆放着满满一车毛豆荚。

闲谈中得知，有人预定了10斤豆米，母亲说她那天凌晨两点起来剥毛豆米。我一时吃惊，除了责怪她太不顾惜身体，也深感自己没有分担到责任。那一颗颗饱满新鲜青绿的豆米，要经过多少反复的手指劳作，才能从田地抵达我们口中？想来，心头一酸，有些沉重。

记得2020年过中秋，父亲邀了大姑、小姑只在老家聚了聚。“姊妹四个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一头一尾一大一小了。”说起逝去的兄弟姐妹，大姑感叹，“现在过一年是一年了，所以端午、中秋我都要回娘家来。”

而小姑，是永远无法回到凉亭村她的娘家来的。这个极具清洁精神的女人，在河流和清洗中走完一生。

小姑父近几年在省城带孙，中间突发一次脑梗，精神身体显得大不如前。他随身携带一根拐杖，晚饭后老弟送他回城，上车时，他需要缓慢地挪动身体才能坐进车里，我感到他的蹒跚、衰老以及孤独。后来，在失去小姑的岁月里，他也曾多次重新组建家庭，但在分分合合中，终究还是孤身一人。

但今年中秋又不一样了，小姑父、大姑相继走了。父亲兄弟姐妹那一辈，只剩下他对抗岁月。

4

忙于事务，好几天未曾静下心来读书。感觉荒废不少时日，辜负了这美好秋日。佩索阿说，你不喜欢的这一天不是你的，你仅仅是度过了它。细细想来，确是如此。

午后走到单位院子里，有淡淡的香气，仔细辨认，发现桂花又开了第二回。这次是若隐若现地开。大概是头一回，开花用的力气太足，故而这次稍稍冒点头来，提醒看花的人——嗨，我还在，秋天还在。

给父亲打电话，询问购买城乡合作医疗事宜。又说起最近某地吃“酸汤子”中毒之事，提醒他们冰箱里保存日期长的食品，不要舍不得扔掉。不过对于“抠门”的父亲，嘴上答应了，行动是否一致，还得打个问号。

霜降后，马褂木、银杏们纷纷将自己的黄金叶晾晒在枝头，而后不久，它们又纷纷飘零至大地。一场雨落下，走在路上，不禁有瑟缩之感。

秋意在加深加重，而我们，都不可避免走向自己的下一个季节。

窗前

夜半时分，月光洒在窗前山石铺就的路上，山溪岸边的一丛翠竹和一株香樟树映在溪水里，随着清澈的溪水在晃动。这几天，就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安静、干净、清静。一切都像一首歌谣，安静可以照亮人生。

想做一个新鲜蔬菜的欣赏人

大山的子民，满怀着对土地的敬畏，四季轮回坚守着对土地的耕耘，他们坚信：黄土能变成金。只要耕种，就是尽了人的本分。只要站在大地上，心里就踏实，就与神相近。人不让地闲着，地也没让人闲着，在相互交融的岁月里，创造了“天人合一”的神话。

晨曦里，在山道上散步。昨夜下过一场雨，山道显得更加清幽洁净。一中年女子挑着两筐果蔬迎面走来，筐子里装着辣椒、茄子、南瓜和青菜，仿佛挑着一家人的幸福。我跟着她，慢慢走，闻着淡淡的蔬菜香，我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只想做一个新鲜蔬菜的欣赏人。

放声歌唱

朋友相邀喝酒，半夜时分，肚子有点胀，吃了一杯茶，往深山走去。夜，寂静的夜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前方不会有狼吧？山里会不会有打劫的？唱歌，大声唱歌，用力唱歌，“啊、啊、啊”地唱歌。“人生有多少今天多少明天，走过了多少坡坡多少坎坎”“大河向东流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”“青春的岁月像条河，岁月的河啊汇成歌”……睁大眼睛，挥着双臂，心脏搭过桥的胸腔里刮着十二级台风，有慢性咽喉炎的咽喉里盛开着生命之花！一支支激昂的歌，唱醒了寂寞的夜。

嬉水女孩

夕阳洒下最长一抹余晖渐渐消失在山那边，伴着暮色，我静静地走在山

良栖山舍札记

| 罗光辉 文 |

道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明月在天边浮现，缓缓洒下了一片片银光。

伴着潺潺流水，传来一阵阵淅淅沥沥的声响。一位红裙飘飘、手弄长发的女孩在水中跳来蹦去。走近，溪边，白色帆布鞋躺在地上，女孩赤着脚在溪中嬉水，银铃般的笑声洒落在溪水里，我在一旁默默地看着……第二天，山舍的主人告诉我：他们村里有位女孩，昨天接到了北大录取通知书。

萝卜干

早晨吃稀饭，没菜，农庄主人问我：“吃萝卜干吗？”“吃。”上来一碟萝卜干，又辣又脆。我想起了那些年的冬天，特别冷，我们一群娃去打猪草，打猪草回来去地里拔萝卜，扯掉萝卜缨子，在小溪里洗干净，就美滋滋地开吃，甜津津、脆生生，一脸的傻乎乎，一脸的幸福。

下雨啦

突然，浓云密布，成片成片地翻卷起来，越卷越黑。不好，要下雨了，赶快跑，跑在我前面的，是两位年轻的女子，后来才知道她们是来自杭州的大学生。

山里的天，孩儿脸，说变就变。雨，哗啦啦就下下来了，我们跑进了村口一位农户的屋檐下，头发全淋湿了。

“来，擦脸，揩干头发。”一位老大爷拿来了三条干毛巾。接着，又端上了花生、芝麻米果、柚子皮。“吃吧，我们山里的东西。”

女大学生脸上挂满了水珠，雨水？汗水？泪水？她们憨憨地、笑咪咪地盯着大爷看，她们想读懂山里的大爷。

生命

晨起，去卫生间，忽地，一种声音呼啸而来，接着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吓我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只鸟，那只鸟撞了一下玻璃，扑腾着向下滑了滑，飞走了。我看到了一段生命的弧线。

它是不是饿了，想进屋找吃的？打开山舍的门，到后面一看，那只鸟站立在树杈上，树杈上有一个鸟窝，三只小鸟在窝里，张着小嘴叽叽喳喳地叫着：“我要吃，我要喝。”可爱的小生命。生命，是崇高而又妙趣横生的。

村口清凉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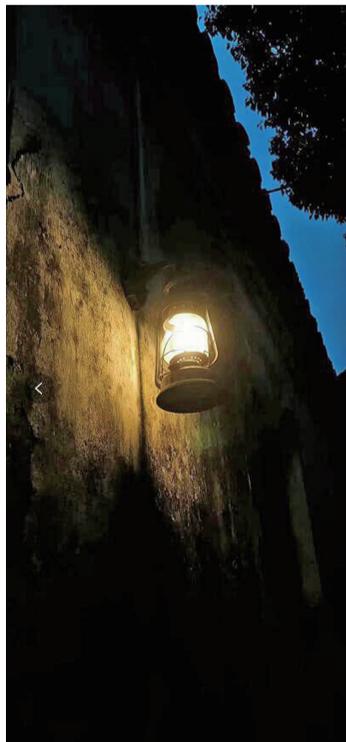
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大爷大妈们带着还没有消失的饱嗝和温馨的生活片段，陆陆续续来到村口的清凉亭下，男的打着赤膊，抽着烟，女的穿着花裙花衣，摇着棕叶蒲扇。老树端庄地矗立在村口，凝望着身边这片土地，光影交错，显得格外和谐美好。

我喜欢这种美好，站在那儿竖起耳朵听了会，回到山舍，写了一首打油诗：村头坐满老一代，不谈情来不说爱，清凉亭下蒲扇摇，东拉西扯好自在。

小竹椅

我和他见面时，他坐在小竹椅上，他是农庄的主人，他喜欢坐在竹椅上看着对面的山，门前的溪，还有山上的茶。

周末，他儿子回来了，他儿子也坐在竹椅上，望着那片山，那条溪，那片茶……



江南 摄影 思不群